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### 第四十二回 阻新學警察鬧書坊 懲異服書生下牢獄

話說康太尊見自己在江南省城，於教育界上頗能令出推行，人皆畏懼，他心上甚為歡喜。暗暗的自己估量著說道：一班維新黨，天天講平等，請自由，前兩年直鬧得各處學堂，東也散學，西也退學，目下這個風潮雖然好些，然而我看見上海報上，還刻著許多的新書名目，無非是勸人家自由平等的一派話頭，我想這種書，倘若是被少年人瞧見了，把他們的性質引誘壞了，還了得，而且我現在辦的這些學堂，全靠著壓制手段部勒他們，倘若他們一個個都講起平等來，不聽我的節制，這差使還能當嗎？現在正本清源之法，第一先要禁掉這些書。書店裡不准賣，學堂裡不准看，庶幾人心或者有個挽回。但是這些書一齊出在上海，總得請制憲下個公事給上海道，叫他幫著清理清理才好。至於省城裡這些書坊，只須由我發個諭單給他們，凡是此等書一概不准販來銷售，倘有不遵，店則封禁，人則重辦，一面傳齊各書舖主人，先具一結，存案備查，一面再飭令警察局明查暗訪，等到拿到了，懲辦一二個，也好做戒儆戒別人。主意打定，第二天上院，就把這話稟明瞭制台。白制軍本是個好好先生，他說怎麼辦便怎麼辦，立刻下一角公事給上海道，叫他查禁。

其實有些大書店都在租界，有些書還是外洋來的，一時查禁亦查禁不了，不過一紙告示，諭禁他們，叫他們不要出賣而已。

到於省城裡這些書店，從前專靠賣時文、賣試帖發財的，自從改了科舉，一齊做了呆貨，無人問信的了，少不得到上海販幾部新書、新報運回本店帶著賣賣，以為撐持門面之計，這也非止一日。又有些專靠著賣新書過日子的，他店裡的書自然是花色全備，要那樣有那樣，並且在粉白牆上寫著大字招帖，寫明專備學堂之用，於是引得那些學堂裡的學生，你也去買，我也去買，真正是應接不暇，利市三倍。不料正在高興頭上，驀地跑進來多少包著頭穿著號子的人，把買書的主顧一齊趕掉，在架子上盡著亂搜，看見有些不顧眼的書，一齊拿了就走。單把書拿了去還不算，又把店裡的老闆，或是管賬的，也一把拖了就走，而且把賬簿也拿了去。一拖拖到江寧府衙門，府衙門不收，吩咐發交上元縣看管。到了縣裡，查了查，一共是大小十三斗書坊，拿去的人共總有二三十個，依康太尊的意思，原想就此懲治他們一番，制台也答應了，倒是藩台知大體，說新書誤人，誠然，本來極應該禁止他們出賣，但是我們並沒有預先出告示曉諭他們，他們怎麼曉得呢？且待示諭他們之後，如果不遵，再行重辦，也叫人家心上甘服，似此不教而誅，斷乎不可。康太尊還強著說：「這些書都是大逆不道的，他們膽敢出賣這些大逆不道的書，這等書店就該重辦。」藩台聽他一定要辦，也不免生了氣，憤憤的說道：「志翁一定要辦，就請你辦，但是兄弟總覺不以為然。」康太尊雖然是制台的紅人，究竟藩台是嫡親上司，說的話也不好不聽，今見藩台生了氣，少不得軟了下來，吩咐上元縣勒令眾書店主人，再具一張「永遠不敢販賣此等逆書，違甘重辦」的切結，然後准其取保回去。所有搜出來的各書，一律放在江寧府大堂底下，由康太尊親自看著，付之一炬，通統銷毀。然後又把各書名揭示通行，永遠禁止販賣。康太尊還恐怕各學堂學生，有些少年，或不免偷看此等書籍，於是又普下一紙諭單，叫各監督各教習曉諭學生，如有誤買於前，准其自首，將書呈毀，免其置議。如不自首，將來倘被查出，不但革逐出堂，還要從重治罪。當時這些學生，都在他壓力之下，再加以監督教習從旁恫嚇，只得一一交出銷毀，就是本不願意，監督教習要洗清自己身子，也早替他們搬了出來銷毀的了。這件事雖算敷衍過去，但是康太尊因為未曾辦得各書坊，心上總是一件缺陷。此時江寧省城正辦警察，齊巧是他一個同年，姓黃，也是府班，當這警察局的提調。康太尊便請了他來，托他幫忙，總想辦掉幾家書坊以光面子。黃知府這個提調，本是康太尊替他在制檯面前求得來的，如今老同年托他此事，豈有不出力之理？而且自己也好借著這個露臉。回去之後，便不時派了人到各書坊裡去搜尋。內地商人，不比租界，任你如何大腳力，也不敢同地方官抗的，況且這悻逆罪名，尤其擔當不起，於是有些書坊，竟嚇得連新書都不敢賣，有些雖賣新書，但是稍些礙眼的，也不敢公然出面。在人家瞧著，這康太尊也總算是令出推行了。從來說得好，叫做「無巧不成書」，偏偏康太尊辦得凶，偏偏就有人投在他羅網之中。

且說這幾年，各省都派了學生到東洋遊學，分別什麼政治、法律、普通、專門，也有三年卒業的，也有六年率業的，都說是學成功了，將來回來，國家一定重用的。於是各省都派了學生出去，由官派的，叫做官費生，還有些自備貨斧出去的，叫做自費生，官費生出去的時候，都派了監督督率著，凡事自有照應，自費生全靠自己同志幾個人，組織一個團體，然後有起事來，彼此互相照應，前兩年風氣已開，到東洋遊學的已經著實不少。但是人數多了，自難免魚龍混雜，賢愚不分，盡有中文一竅不通，借著遊學到海外玩耍的，亦有借著遊學為名，哄騙父母，指望把家裡錢財運了出來，以供他揮霍的，這兩等人所在難免，因此很有些少年子弟，血氣未定，見樣學樣，不做革命軍的義勇隊，便做將來中國的主人翁，忽高忽低，忽升忽降，自己的品格，連他自己還拿不定，反說什麼這才是自由，這才是平等，真正可笑之極了。

如今我要說的這個人，正害在坐了這個毛病，所以才會生出這一場是非來。閒話少敘。且說這人姓劉名齊禮，亦是南京人氏。十七歲那年，他《五經》只讀過兩經，就有人說要帶他到東洋遊學，他父母望他成名心切，也就答應了。誰知這孩子到了東洋，英國話既未學過，日本話亦是茫然，少不得先請了人，一句句的先教起來。東洋用度雖省於西洋，然而一年總得好幾百塊錢交結他，偏偏湊巧，這劉齊禮的天分又不好，學上一年零六個月，連幾句面上的東洋話亦沒有學全，一直等到第三年春天，方才進了一斗極小的學堂，家裡的父母卻早已一千多塊錢交結他了。後來他父親肉痛這錢，又倚間望切，想寄信叫他回來，齊巧他自己在東洋住的也覺得膩煩了，正想回來走走，便於這年放暑假的時候附輪內渡，先到上海，又到南京，趕回家中，拜見父母。學問雖未學成，樣子卻早已改變了，穿了一身外國衣裳，頭上草帽，腳下皮靴，見了父母探去帽子拉手，卻行的是外國禮信。父母初見面也不及責備他這些，只是抬起頭來一看，只見他頭上的頭髮，只有半寸來往長短，從前出門的時候，原有一條又粗又大的辮子，如今已不知那裡去了。

父母看了傷心，同他為什麼要鉸掉辮子？他回稱割掉辮子，將來革命容易些，後來有他的朋友從東洋回來說起，說他的這條辮子，還是有天睡著了覺，被旁人拿剪刀鉸了去的。當時他父母聽了他這副攀談，又見了他這個樣子，心上也懊悔，好好一個兒子，壞在外洋，但是事已如此，說也無益，只得隱忍不言。

誰知這劉齊禮在外國住了兩足年，回得家來，竟其一樣看不上眼，不說房子太小，沒有空氣，就說吃的東西有礙衛生，不及外國大菜館裡做的大菜好。起先父母聽他如此說，還不在意，後來聽得多了，他父親便說道：「我家裡只有這個樣子，你住得不慣，你就回到外國去，我是中國人，本不敢要你這外國人做兒子。」誰知一句話倒把他說惱了，回到自己的屋裡，把自己的隨身行李，連著個大皮包，略為收拾了收拾，背了就走。

一頭走，一頭還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我才曉得家庭之間，卻有如此利害的壓力，可知我是不怕的。如今要革命，應該先從家庭革起？」一頭說，早已走出大門了。他父親問他那裡去？也不答應。他父親忙派了一個做飯的跟著了，看他到那裡去。後來見他出了大門，就坐了部東洋車，叫車夫一直替他拉到狀元境新學書店。做飯的回來說了，他父親曉得這家書店是他常常去的，內中很有他幾個朋友，然後把心放下。

且說到劉齊禮到了新學書店，告訴他們說，家裡住的不爽快，借他們這裡住幾天，彼此都是熟人，自然無可無不可。一連住了三四天也不回家，他在店裡坐得氣悶了，便同了朋友到夫子廟前空場上走走，或是僱只小船在秦淮河裡搖兩轉，看看女人，以為消遣。合當有事，齊巧這天那警察局的提調黃知府僱了一隻大船，邀了幾個朋友，在船上打麻雀，卻又叫了三四個婊子陪著看打牌。書店裡朋友眼尖，一眼望過去，說這位就是黃太尊，是常常帶著兵到我們店裡搜查的，如今弄得甚麼書都不敢賣。還有個朋友，亦常在釣魚巷走走的，認得黃太尊叫的那個婊子，名字叫小喜子，亦就說了出來。劉齊禮忽然意氣勃發，便朝著這些朋友說：「你們當他個人怕他，我只拿他當個民賊看待！」劉齊禮說這話時，齊巧小船正搖到大船窗戶旁邊，彼時正是七月天氣，船窗四啟，賽如

對面一般，黃太尊一面打麻雀，耳朵裡卻早已聽得清清楚楚。盤查奸宄，本是他警察局的義務，況加以異言異服，更當留心。這邊小船剛才搖了過去，那邊大船上早已派了親兵，跟著搜尋他們的蹤跡。後來回報黃太尊說：「這一班人都是住在狀元境新學書店裡的。」

黃太尊聽了，點點頭，不動聲色，仍舊打他的牌。打完了牌，開席吃酒。席散之後，原想就去行事的，正為時候還早，於是先到小喜子家打個轉身。說也湊巧，不料劉齊禮一班人也闖了進來。原來劉齊禮一幫人回店之後，吃過晚飯，因為天熱，睡不著覺，忽然動了尋芳之興，重新穿好衣服出來。因為那個朋友亦帶過小喜子的局，所以竟奔這小喜子家而來。當因房間內有客，於是讓他們在隔壁房間坐的。劉齊禮初入花叢，手舞足蹈，也不知如何是好，海闊天空，信口亂說，又朝小喜子說：「你是黃大人的相好，別人怕他，我卻不怕他，我偏要來剪他的邊。」這邊只管說得高興，那曉得黃太尊坐好在隔壁房間，早又聽了一字不遺。起身在門簾縫裡張了一張，正是日間在小船上看見了那幾個。不由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一半兒為公，一半兒為私，立刻穿上長褂，走了出來，坐上轎子，不回公館，直到局中，傳齊兵丁，各拿器械，齊往狀元境而發。到得那裡，找到了新學書店，其時已經半夜，劉齊禮等亦已回來。

黃太尊不由分說，叫人把書店中前後門守住，自己領人打門進去，見一個捉一個，見兩個捉一雙，又親自到店裡細細的搜了一遍，雖沒有甚麼違背書籍，惟在劉齊禮皮包之內，搜出兩本《自由新報》。黃太尊看了看，便道：「做這報的人是個大反叛，他的書是奉過旨不准看的，如今有了這個，便是他私通反叛的憑據了。」說著，便將店門封起，捉到的人一齊捆了，帶回局中、次日上院，先會見康太守，告訴了一番。康太守已拿定主意要嚴辦，說：「這些反叛，非正法一兩個不可！」後來見了制台，黃太守無非是自己居功，稟訴了一番。康太守幫著他說了許多好話，又拿話恫嚇制台，要求制台立刻請令。制台不肯，只吩咐交發審局審問。發審局的人，又大半是康太守的私人，早已請過示的了。等到提上來問，劉齊禮先還站著不跪，問他為什麼不跪，他說，他是外國學堂的學生，進了外國學堂，就得依學堂裡的規矩，外國是不作興跪的。後來發審官說：「這是中國法堂，你又是中國人，怎麼好說不跪？不跪就要打！」

劉齊禮怕打，也只得跪下了。又問為什麼改裝，他說：「學堂裡學生一律如此，我不能不依著他。」又問為什麼同那做《自由新報》的反叛勾通，他說：「我只看看報，不能說我同他私通。」發審官又把書店裡的人一齊叫上來問，無非東傢伙計，途命一律暫時看管。第二天又回了制台，制台又要顧全康太守的面子，說：「劉某人以華人而改西裝，又私藏違禁書報，看來決非安分這徒，雖然從寬貸其一死，總得管押他幾年，收收他的野性才好。」康太守爭著要監禁十年，制台只肯押他改過局六年，後首說來說去，才定了一個監禁六年的罪。書店容留匪人，立即發封。至書店東家，亦定了一個看管一年的罪，其餘伙計，取保開釋。等到把劉齊禮解到江寧縣收監，江寧縣拿出上頭公事給他看，要拿他釘鎖鑄，他到此才哭著求著要見他爹一面。江寧縣答應，叫人找了他爹來。可憐他爹自從兒子同他嘔了氣出去，一連好幾天沒有回家，老頭子急的什麼似的，就是他們鬧亂子，書店發封，兒子被拿，他一直未曾曉得。這天正想出門，到書店裡去看看兒子，忽見地保同了縣裡的差人，說你兒子在縣裡，等著見你一面，就要下監，快去快去。老頭子初聽了還不懂，問及所以，來差一五一十說了一遍，這才把老頭子嚇死了。一時又急又痛，連跌帶爬，跟到縣裡。父子相見，不禁大哭一場。老頭子看看兒子手上、腳上，傢伙都已上好了，好好的一個洋裝兒子，如今變做囚犯一樣，看來怎不傷心？此時要埋怨也無可埋怨，要教訓他不及教訓，只說得一句：「這都是你自己天天鬧革命，鬧得如今幾乎把你自己的命先革掉，真正不該叫你到東洋去，如今倒害了你一輩子了！」說罷又哭。看守他兒子的人，早已等得不耐煩，忙喝開了老頭子，一直牽了他兒子，鐵索郎當的送到監裡去了。老頭子免不得又望著牢門哭了一陣，回來又湊了銀錢送去，替兒子打點一切，省得兒子在牢裡吃苦。然而無論如何多化錢，兒子在監牢裡，只能與別的囚犯平等，再不能聽他自由的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